

关于 “人民资本主义” 的神话

F091.3
伊·格·勃留明 伊·納·德伏尔金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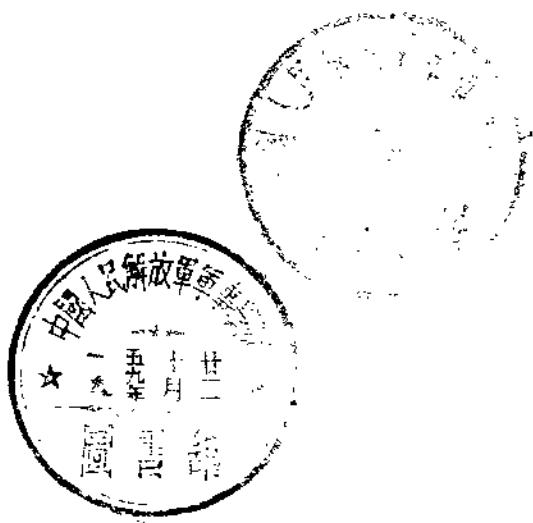


2 020 3268 3

关于“人民資本主义”的神話

伊·格·勃留明 伊·納·德伏尔金著

浦 允 南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

И. Г. Базомин, И. Н. Дворкин

Миф

о «народном капитализме»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57

本書根据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社 1957 年版本譯出

关于“人民资本主义”

伊·格·勃·雷·明 著

伊·納·德·伏尔金

浦 尤 南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 长兴路 54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 001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张 3 7/8 字数 78,000

1958年1月第1版

195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统一书号：4074·131

定 价：(7) 0.34 元

封面設計：范一辛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資本民主化論.....	16
第二章 經理制度論.....	46
第三章 収入革命論.....	63
第四章 壟斷削弱論.....	75
第五章 无危机資本主義論.....	96
結論.....	118

序 言

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真想認識並發現支配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時代早已过去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只有在無產階級尚未成為一支獨立的階級力量登上鬥爭舞台之前，也就是在上世紀 30 年代之前，尚具備科學的性質。自此以後，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所追求的主要目的是不顧一切地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他們所关心的根本不是認識真理，而是衛護資本主義。

從馬克思的時代起，幾十種資產階級經濟理論不斷的出現和消失。它們的目的全是在跟馬克思主義鬥爭，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其所以常常更換只是因為階級鬥爭的情況常有變動。

在不同的時候，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便拿不同的理論和論據出來。但理論和論據儘管變動，他們的目的還是一樣：衛護資本主義，欺騙人民。列寧把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教授之流叫做“資產階級的有學問的管事”。“那些在事實的專門研究內能夠作出極有價值的貢獻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們在一接觸到政治經濟學的一般理論時就沒有一个有一句話是可以相信的”①。

① 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853 頁。

今天，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说，为资本主义辩护这个差使是越来越难当了。现在欧亚两洲已经有9亿（占全世界人口1/3以上）人民挣脱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新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以及人民民主国家中社会主义的发展明显地证明：资本主义已是为日无几，在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必然遭到彻底的毁灭。

当资本主义在历史上还是个进步的制度、走着上升的道路、有助于生产力发展的时代，为资本主义辩护，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事。今天，资本主义的整个体系已经进入总危机的时期，已经不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统治全球的经济体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要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已是相当困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今天的言论，正跟马克思所形容的他那时的庸俗经济学家的言论一样，不折不扣是“雇佣文人的会战”。今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关心的不是阐明真理，而是如何贯彻秘密警察性质的意图。他们的任务是欺骗人民，而非教育人民。

当资本主义的内在力还运用自如的时期，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是一回事。今天，资本主义经济过去所赖以提高生产的内在力的运用已愈来愈弱，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已是另一回事。过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可以声称，危机和失业只是整个“好中又好”的机构——资本主义经济中偶发的缺陷。今天，资本主义要维持生产已得经常求助于经济军事化及政府干预经济等人为的因素，为资本主义辩护就越来越困难，并因而也越来越牵强附会。这说明了为什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那些新理论会跟现实情况如此越来越明显惊人地不对头，而

且处处总或多或少地夹杂着迷惑宣传，一心想把头脑简单、容易轻信的人们引入迷途。

当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谈论的是资本主义的现实。在他们的著作和文章里谈的也都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价值与货币，工资与利润，利息与银行，工业与农业等等，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现实的经济关系与经济范畴。可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本就不是按真正的现实情况来描写、分析和阐述这些现实的经济关系与经济范畴，而总是加以改动、歪曲，甚至往往还加以丑化。例如，在现实中，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有利害冲突，有矛盾，资本家剥削着工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声称，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利害一致，并无冲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常常把阶级矛盾、阶级对抗、失业和剥削描写成为资本主义太阳上的偶发黑点，或者说是共产党人捣乱活动的结果、共产党人“煽动”工人起来进行罢工斗争及反对自己的“恩人”——资本家——的种种敌对行动的结果。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常取出资本主义现实的这一面或那一面来加以辩解，或是硬说这一面或那一面在整个经济体系中起着某种事实上并不起的作用。例如生产过剩危机，这是暴露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矛盾、证明资本主义已变成社会生产力的最大破坏者，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本质现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常喜欢把它说成偶发现象；或是由于信用界的破产，或是由于资本家与工人的心理宁愿积蓄不愿花费等等而产生的。同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非常喜欢引用数字和事例来增强这些说法的说服力。现代资本主义五花八门、极端复杂的情况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可能不是把这些便是把那

些經濟資料从現實生活中割裂出來，以支持任何荒謬絕倫的理論。往往是偽造公布資料的資產階級的統計，對此也有幫助。

這一切都說明：要揭穿和批判資產階級經濟理論，必須深刻研究資本主義現實本身。

本書對於認為現代資本主義已經根本改變自己本質的這類資產階級經濟理論作了分析和批判。這些理論的擁護者聲稱，現在資本主義已不為一小撮有錢人的利益服務，而是服務於“消費者”、農民與工人的利益，服務於人民的利益。他們有時甚至願意承認，過去的確有過資本主義剝削，為的是馬上可來個聲明：這種剝削現在已經消失。他們有時也同意，過去的確有過貧窮、失業和危機，為的是這樣就可以宣布：現在由於政府的干預（有些人還加上一句：以及由於大公司的權力）這一切現象都已經或正在成為過去。

一部分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不得不顧到很明顯的事實，甚至承認了壟斷統治。這時候，他們就用轉敗為勝的方法，硬說正好是大公司的統治給資本主義帶來了一系列新的特點：关心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心社會福利等等，而事實上資本主義根本就沒有這些特點。例如，美國經濟學者倍爾就說過，自第一次世界大戰起，資本主義世界就處在“革命狀態”。這位倍爾居然異想天開，把大公司統治的事實本身算做“革命”。同時，他真不愧為美帝國主義的思想家，他声称美國資本主義是這個“革命”的領袖。他說：“以美國為領袖的資本主義革命由於將資本集體地組織為公司，便具备了巨大的效能和巨大的靈活性。”^①不過，說資本主義正處於“革命狀態”的也不止他

一个。資产阶级經濟学者的这种把壟斷統治称做“革命”的癖好，其目的显然是在阻擋群众真的革命，把資本主义的基础革掉。

倍爾遵循着“新資本主义”、“人民資本主义”傳教士們既定的标准，宣称：大公司既为股东的利益又为社会的利益而工作。他断言，大公司是“可信托的社团”。

結果，壟斷組織成了人类进步的高峰。他們关心的不是利潤，而是人民与社会的福利。倍爾說：“資本主义不是生活方式，而是取得进步的經濟与社会成就的方法……公司将資本集体化……把权力集中在很小的领导集團手里。这些总数100或100左右的集團，証明了自己是二十世紀西方世界中革命的主要工具”②。

这位“資本主义革命”的說客，毫不謙遜。他决定不步另一些經濟学者（斯蒂格勒，納特，阿台尔曼等等）的后尘，給公众說什么美国的壟斷組織权力已經減小，甚至可能已經根本没有权力，因为在美国，感謝上帝，法律禁止壟斷組織等等的話。倍爾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是的，他承認，100家大壟斷組織統治着美国的經濟。可是，他否認千真万确的事实，否認这些壟斷組織是些龐大的章魚，卷住了美国人民的身子，点滴不剩地吸着他們的血。按他的講法，壟斷組織是“受信托的人們”，是“社会的代表”。这还不算，他甚至把他們叫做“翻天复地

① A · A · 倍爾：“二十世紀的資本主义革命”，紐約 1954 年版，第 28 頁。

② 同上書，第 181 頁。

者”，从事“革命”的人。我們仔細讀他的書才明白，原来壟斷組織為“人民利益”進行的“革命”，結果不是社會關係有所改變，因而也不是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而是技術有所改變。這樣，壟斷組織的全部“人民性”和“革命性”便歸到這一點：它們采用新的技術，顯然只是在他們認為有利並會增加利潤的地點和時間才這麼做。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下採用新技術，對資本主義說來，一點新奇之處也沒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期間，生產技術和生產方法方面確有過不少改變（當然全靠工人、工程師、發明家和學者們的手），勞動生產率也確有巨大的提高。可是，整個問題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力和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使少數（而且還在日益少下去）富翁獲得利益。倍爾却用盡一切力量來掩蓋這樣的事實。整個問題在於：今天百來個壟斷組織毫不留情地剝削，使人民大眾陷于水深火熱之中。整個問題在於：今天在壟斷統治的條件下，就是技術的提高也在很多場合碰到障礙，因為壟斷創造了使技術進步停滯的經濟上可能性。

為“人民資本主義”辯護士們所接受的倍爾的理論課題，並不證明作者有多大創造才华，而只證明，在為壟斷權力辯護的工作中資產階級經濟學者面臨着何等的困難。

硬把現代資本主義說成关心于保證“人民福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現象，在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中是很普遍的。要是倍爾寫的是美國資本主義在二十世紀中完成的“革命”，那末美國雜誌“幸福”就寫了“美國資本主義的轉化”。“所有者感到了自己的社會責任，生產領導者不仅是所有者所信託的

人，也是整个社会所信托的人。这就是美国資本主义的轉化。全世界沒有比这更为令人欣慰的經濟現象”①。

这类言論可以举出許多。千言万語，这些理論只是想証明一点：資本主义的本質已如此改变，以致資本主义已不再是給人民带来貧窮与灾难的制度，而是关心人民的“人民的”制度。

当然，要是把現代資本主义跟过去的，例如百年前的資本主义看成一个是一半斤，一个是一八兩，那是完全錯誤的。百年來資本主义經濟已經有了重要的改变。問題不在于二十世紀中叶的資本主义和上世紀的資本主义相比，是否有所改变，問題的全部在于：是些什么样的改变。

現實情況跟資产阶级經濟学者所描写的現代資本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是的，資本主义改变了。但是，这些改变并不是資本家自己“完成了革命”或是資本主义已变成了“人民的”資本主义。

帝国主义固然給資本主义的发展带来許多新东西，但主要并沒有取消，也沒有改变資本主义的本質。現代資本主义的首要特点是資本家壟斷聯合的統治代替了作为旧資本主义特点的自由競爭。可是，壟斷統治并沒有也不可能取消資本剥削劳动、資本家阶级把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攫为已有、資本家不擇手段尽可能地抬高利潤率、榨取大量利潤等等事實。不但如此，掌握着巨大經濟和金融威力的强大壟斷資本家的統治无限地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壟斷組織取得了旧資本主义未曾有过也不可能有的压榨工人阶级、瘋狂地加速生

① “幸福”，1951年2月号，第158頁。

产中的工作速度的强力杠杆。劳动人民所需消费品的价格不断上涨的这一垄断统治时代的特征不能不意味着工人和劳动人民状况的恶化。价格上涨之外，加在劳动群众身上的税还在空前增加。为垄断组织服务的国家掌管着税收压榨机。压榨机的愈旋愈紧，也是劳动人民状况恶化的一个因素。工会——工人的经济组织——在跟国家威力连结在一起的垄断经济威力面前一筹莫展、无能为力。垄断统治追求着垄断利益，空前地压榨工人，这不能不意味着阶级斗争在急剧地尖锐化。

最近十年中，主要因为受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在阶级斗争普遍尖锐化的情况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企图以资本主义国家工会数目有所增加这个事实来“论证”自己的说法，说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已经根本改变。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凯乃特·高尔勃雷斯①就提出这样的理论，仿佛美国资本主义是两面“力量的平衡”：一面是大公司的力量，一面是大工会的力量。他把这一点看成是资本主义“转化”的主要标志。这种说法的荒谬无稽是太明显了。从来没有哪一种工人的工会组织能凭自己的人数或凭本身的团结“平衡”得了垄断组织的威力。问题不但在于垄断组织本身的威力；问题还在于垄断组织把国家权力都归自己支配：国家权力的强制和暴力机构施出了全部力量来对付工人阶级。执

① J·K·高尔勃雷斯：“美国资本主义”“对抗力的概念”，波士顿，1932年版。

行着塔夫脫——哈特萊法那样的反勞工恐怖法案的美國正好是一個特別鮮明的例子，說明工人的經濟組織在壟斷組織與听其指揮的國家兩者聯合起來的力量面前是何等地軟弱。更何況，本是工人階級在跟資本進行鬥爭中所獲得的偉大戰果的工會組織，在資產階級國家裏往往被一些寧願跟企業主串通而不願為衛護工人權利向企業主進行堅決鬥爭的人竊據了領袖地位。

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壟斷壓迫之外，還有跟資本輸出、剝削不發達國家及附屬國家有關的殖民壓迫。因此也就有了被壓迫及附屬國人民反抗難以忍受的殖民壓迫的尖銳鬥爭。在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尖銳化之外，還有帝國主義強國爭霸稱雄所引起的世界戰爭。這一幅充滿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及國際矛盾的圖畫，充滿毀滅性的、空前的流血戰爭的圖畫，充滿使9億人口的國家擺脫資本主義的大規模人民起義和革命的圖畫，跟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所描繪的那幅和平安寧、猶如一首牧歌，說什麼現代資本主義連同它的壟斷統治关心社會及老百姓福利等話的圖畫毫無共同之處。

矛盾與衝突愈是尖銳化，处在社會主義已經成為世界體系的環境中的帝國主義陣營便愈削弱，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也便愈发不顯明的事實，拚命地製造出一個又一個的理論，把資本主義說成已經自我改造，已經改變了本質。而一切“新的”，“轉化的”，“無危機的”，諸如此類的資本主義論近來常常企圖以“人民資本主義”這個名稱作為招牌。“紐約時報”講到這類理論時是這麼說的：“缺乏一個適當的名稱使我們在爭取人心的世界鬥爭中處於很困難的境地。應該讓人民資本主義

填补这个真空”^①。資本主义的恶疮烂疤就这样企图以一襲花衫、一个名称掩盖起来，居然希望靠一个名称就能把劳动人民的脑子弄昏，引誘他們离开馬克思主义，放弃反資本主义的斗争。

如象把名字看作事物本质的中世纪唯名論者一样，“新經濟制度”的說教者也相信——或裝作相信，把資本主义叫做人民資本主义，这就改变了資本主义的本质。

現代的摩西們也是在一座山的頂上将刻着“人民資本主义”十诫的石板交給世界的，而这座山就是华盛顿。这是不足为奇的。为了把資本主义神妙轉变的真理普遍而迅速地傳播开去，在华盛顿曾举办过一个专门的展览。展览是以“美国——人民的資本主义，人类新的生活方式”^②这样一幅巨大的橫幅揭幕的。

美国广告协会总会参加了展览的組織工作。协会宣告說：展览展示了“一种經濟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绝大部分人民拥有生产資料”。接着它又說，展览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讓制度的名字大众化起来”。正如1956年2月14日“紐約先驅論壇報”所報導的，展览的任务是在給全世界指出：“美国正在成为无阶级的社会”。按这份美国壟斷組織机关报的声明，美国社会的“无阶级性”表現在：“今天，全体美国人民都是資本家”。这一切惊人的发现據說應該在欧洲和亚洲广为傳播：展览得做一次环球旅行，讓大家看看美国資本主义的“人民性

① “紐約时报”，1956年2月15日。

② “紐約时报”，1956年2月14日。

質”。據“紐約先驅論壇報”及“紐約時報”等“可敬的”美國報紙一連几期的報導，展覽的中心是：第一，一架做釘子的自動機器；第二，一幢 1776 年造的小房子和一幢現代造的一套五間設備齊全的鋼板住宅。

美國報紙登載了這個展覽的詳情細節。我們不妨預先說上一句：要想由這個展覽說服它所到國家的任何人，讓他們相信美國資本主義具有人民性質，怕是沒有的事。

一位蘇聯共產黨活動家的評語可謂一針見血：“人民資本主義”等於是“煮熟的冰”。馬克思主義者從不否認，資本主義在其存在期間曾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促成了勞動生產率的顯著提高，引起了技術的惊人進展。可是，問題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科學技術的應用於生產都沒有使人民得到好處，只是給壟斷組織保證了利潤。而 40 年來美國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則是建築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千百萬犧牲者的白骨上的。美國資本主義之所以能擴大生產機構至如此規模，完全是由於它給其他國家供應武器彈藥，從中撈了好几百億，而自己一點沒有遭受戰爭的破壞。

美國資本主義在和平環境中尚且要把高达 $1/4$ 的國民收入投入軍火生產（也就是毀滅工具的生產），這一事實無比明顯而且無可反駁地證明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壟斷權力、八百個一百萬及亿万豪富在經濟上和國家事務上的統治已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最大障礙。美國資本主義特別清晰地表現了富與貧之間、一小撮占有數不清財產的壟斷資本家與千百萬被剝削的工農之間的對比。說在美國全體或大多數人民都是資本家，這真是痴人說夢，不能說服群眾。

把資本主义怎么也不具备的特性說成是資本主义的特性，因而給資本主义“加上”一个“人民性”的想法，倒也不只是华尔街的巨头和他們的經濟學者及新聞記者为之醉心。他們大西洋对岸——不列顛群島上的伙伴也都受了它的迷惑。为了宣傳“新資本主义”思想，好几年来在英國就一直存在着一个“經濟同盟”，其會員人数在 1954 年是 4 千人，其中包括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政客和大資本家。在“經濟同盟”的 40 名理事或中央委員中有 33 名是英國大公司 的董事。这些人一共占了 229 个董事职位。这些公司在倫敦交易所得年刊中都有名字，它們包括了國內最大的工业、銀行及保險壟斷組織，它們的資本加起来共达 56,000 万英鎊。这就看出，英國財政寡头是何等地重視“新資本主义”思想的宣傳，它們把這項工作的领导权通过自己出色的代表人物抓在自己手里。

“經濟同盟”在 1954 年一年就举行了 2 万次集会。从这一点上就可看出，它的活動是何等广泛。不少資產階級經濟學者都为它效劳。它的出版活動是极为猖狂。除了其他印刷文件外，它在 1954 年还发了 2 千万張傳單，宣傳“新資本主义”，“人民資本主义”以及其他各种“最新的”資產階級說客思想。

我們从同盟的正式文告中可以看出，同盟的目的是在“打击一切旨在損害不列顛一般安全，特別是損害英國工业的破坏力量，不管这种力量来自何方”①。显然，这里所謂“破坏力

① 此处所引关于“經濟同盟”的全部材料均摘自“劳动研究”1955 年 10 月号。

量”是指工人阶级领导的反资本主义斗争、拥护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政治及经济组织。而所以插进“损害不列颠安全”字样，则是因为自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300多年，英国资本家一直就在自私的阶级利益与整个国家的利益之间划上了一个等号的缘故。同盟给自己所定目的的真正内容是在打击阶级斗争思想，打击共产主义，是在设法瓦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宣传劳资协调以“保证企业内部太平无事”。当然，同盟还赞美资本主义幸福，“人身自由”（指的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自由和工人选择自己的剥削者的自由）和“自由经营”。

英国统治阶级在欺骗群众方面经验最丰富，本領最大。他們又一次地显示了这一点，那就是他們把“人民资本主义”思想拿来作为“经济同盟”宣传活动的基础，借此就把基本思想暗中告诉了臭名远扬的华盛顿“人民资本主义”展览的组织者们。在1955年6月15日的经济联盟年会上，主要倡导人之一，同时亦是英国最大资本家之一的华尔特·汉敦·琼斯爵士宣称，5千万英国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全都是资本家。爵士說：“認為国民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得股息的思想对于在工业中工作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生产率乃至收入都是不利的。”他这种議論的意思是：把所有英国人都是资本家的思想灌输到英国人的脑袋里去，英国就会有幸福，工人就会毫无怨言地为资本家劳动、扩大资本家的利润，他們将不会罢工，也不会向自己的“资产阶级同志”要求提高工资。琼斯爵士在演說中講的正是这样。他說：“我相信，如果給每一个产业工人解釋清楚，讓他知道，他在广义上也参加了资金供应，也分享了利息和股息的好处，那就一定会給生产带来一股新的